



中國鄉土小說名作大系

主編 鄭電波

中篇小說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十七卷

平四題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地傳媒

中原農民出版社

主编 郑电波

中篇小说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十七卷

中國鄉土小說名作大系

平田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第 27 卷 / 郑电波主编.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542-1001-7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524 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出 版 人	刘宏伟		
总 编 审	汪大凯		
总 策 划	刘宏伟		
策划编辑	郑电波		
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		
责任校对	彤 冰		
装帧设计	吴丹青		
装帧制作	董 雪		
封面题字	贾平凹		
插 图	董 钺		
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 编	450002
网 址	http://www.zynm.com	电 话	0371-65751257
邮购热线	0371-65724566	传 真	0371-65751257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2-1001-7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

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

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

魏世祥

纲目总审 张 炜

主 编 郑电波

原始资料搜集查询

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

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

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

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

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

凡 例

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中篇名作。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后 30 卷(7 卷—36 卷)为中篇小说。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

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但大的格局不变。

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名作灿若群星,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中、下三部分,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

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

卷首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它们是如此的丰富、瑰丽、饱满和激越,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它们是心史,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过人的敏感,欣悦和忧郁,惊愕与绝望,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

张 炜

2013 年春

卷首语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

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

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民进城，小城镇的人到县上，县上的人到省城，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是，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农耕的思维观念在，不管在哪儿，就是你在美国，到月球上去，你还是中国的，中国式的，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

在中国，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那里有丰富的宝藏。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品味它。

贾平凹

2014 年春

前 言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

乡土,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新时期文学中,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应该说,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

农民在我国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不低。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改变,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作家与之击鼓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社会的深层变革,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复杂与嬗变。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

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

新时期文学初期,印象深、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哦,香雪》,邵振国的《麦客》,张石山的《锄柄韩宝山》,王润滋的《内当家》,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等。中篇小说有郑义的《老井》,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秋天的愤怒》,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时间在飞驰,中国的变革在加深、加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因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吴越文化群落、齐鲁文化群落、燕赵文化群落、秦晋文化群落、中原文化群落、东北文化群落、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乡土小说内容丰富,五彩斑斓。

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而是多色的,很耐人寻味。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张宇的《乡村情感》,韩少功的《马桥人物》,杨争光的《公羊串门》,

赵德发的《通腿儿》等等。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但质量很高,作家开始向家族、人生命运深处思考,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有张炜的《古船》初现端倪,继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联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

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因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然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他们甘于寂寞,其思考已抵达生活、社会、历史、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

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乡土”血脉相连,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占据了文学、文化、出版价值的制高点。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因此可以说,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

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同时也被世界看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多年来,从鲁迅到沈从文,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

尔文学梦,可是直到去年,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这片热土,造就了这一批作家;这个时代的气候,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如张炜、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

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1977—2012)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本套书重时代感,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选篇首重乡土气息、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以作品品质为标杆(作家名气、地位作第二位考虑)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

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规模小,不全面;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登高望远,选篇宏观铺陈,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由于书的印张所限,有不少影响大、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让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命运,关心社会变革,这是我们的初衷。

郑电波

2013年初春

目 录

年前年后	何 申	001
太极地	关仁山	028
村办厂	韦晓光	050
李老倌的圣诞节	范 稳	086
王士道	宋本善	115
都市里的生产队	柳建伟	142
花瓶镇	向本贵	167
老那	和军校	195
正爷	王泽群	230
林木乡长	段 平	251
乡村行动	阙迪伟	293
年月日	阎连科	325

年前年后

何 申

往年一进腊月，各乡镇早早地就老和尚收摊吹灯拔蜡放众人回家喝酒去了。今年不行，今年上下抓得都特早特紧：县里是一过元旦就把九五年的事都给安排了，该签字的签字，该定指标的定指标，该翻番的谁也不能含糊全得认下；各乡镇的头头一看县里拉出的这架势，谁也不敢把活儿推到年后去，都噌噌蹿回去紧招呼。七家乡乡长李德林愣忙到那种地步吧，他家离县招待所也就二里地，在县里开好几天会他竟然没回家住一宿。其实他也不是真忙到那份儿上，他曾经偷着回家一次，可没想到于小梅根本就没露面，那天晚上等到十一点半了，李德林心想别再是这娘们跟旁人相好去了吧，一个半路夫妻，这都是没鸡巴准的事，我别傻老婆等汉子了，回头一回招待所那帮乡镇长再掐咕我说我回家搂媳妇，其实我在这房子里挨一宿冻，我也太不合算了，于是锁上门就回招待所了，回去编瞎话说让人拉去喝酒去了。往后几天会下还真忙了，主要是找县领导和一些部门的头头谈要上的项目，完后散会就踱回七家乡安排部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一天，琢磨琢磨差不离了，才给大院里的干部放了假。放了假人家都走了，李德林还走不了，他惦着夏天让洪水冲了的那些受灾户，他又叫上秘书老陈坐车到各村转了一圈，看看临时借住的房子严实不严实，发下去的衣服被子到没到人家手，过年包饺子的肉和面都备下了没有。一看还真行，各村基本都给落到了实处，有些户灾民得的东西比他们原来自己家的还多还好，有一个老汉披着嘎巴新的绿棉大衣，他说多亏了受灾啊，要不受灾这辈子恐怕穿不上这好衣服。李德林说可别那么看，还是少受灾的好，各位都好好吃好好喝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来年想法子把损失补回来。有个村民说身体没问题，要是补孩子嘛，这一腊月就能种下一茬，来年旱涝保收还个个肥头大耳。这庄稼够呛，因为好多地都给冲走了，再着急也不能往石头上种。李德林一听给老陈使个眼色，老陈心领神会跟村干就讲过年期间哪个村要是弄出规划外的肚子来，村干部们你们喝过二月二就拎着尿罐子到乡里报到，咱来个全封闭学习班，夜里不

许上厕所的,把村干部都说乐了。李德林说:“别乐,这可是真格的,叫你们半年不许沾老婆边儿。”

村干部们说:“破老婆子没劲,能打麻将就行,再能喝酒。”

李德林说:“喝酒? 喝尿吧!”

转完一遭老陈说,李乡长你也该回家去了,我也得走了,要不然咱俩都成规划外的了。李德林一想真是的,心中不由暗暗叫苦:他从县委办下到这七家乡当副乡长后来当乡长整三年了,原指望干个一二年就挪回去,不成想这七家乡太偏僻太穷没人愿意来,原来的党委书记调走了就把李德林一个人撂在这儿了。李德林心里明白,要想调回县城弄个好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当上乡镇一把手,所以就耐着性子等着当书记,偏偏这一阵子说要机构改革,人事都不动,结果愣瞅着一把手的位子就是得不着。还有不省心的就是李德林在个人家庭生活上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按照这几年时兴的做法,各乡镇的头头都在县城盖房子,李德林也张罗起三大间,跨度都是六米半的,跟他原先住的县委家属院一间半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倒霉的是他先前的媳妇没那个命,才住上新房不到半个月,跟她们单位外出旅游出了车祸撞死了,这可把李德林坑够呛。幸亏他爱人打结婚就有毛病没孩子,这些年抱过俩都不合适又还给人家了,李德林料理完后事才得以轻手利脚继续在外边工作。后来朋友们又给撮合了一个,就是现在的于小梅。于小梅三十八,李德林四十四。于小梅是纺织厂的会计,是离婚的,娘家就在县城,人长得比李德林原来的媳妇强多了,但也看得出来是好打扮好交际的人,李德林一开始有点不同意,心想我找的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找这么一位到时候把我再甩了咋办。朋友们说现在像于小梅这样光身一个人的女的不好找了,旁的起码给你带一个犊儿来,你当后爹光拉套也得不着好,不如同意了小梅。李德林一想真是那么个理儿就同意了。五月节时办的事,于小梅就住进了新房,但后来下面发水受灾,李德林也没度啥蜜月就回乡下忙活去了,偶尔来县开会办事在家住上一两宿,俩人上床看着也像夫妻,但彼此都有点生不愣的感觉,加上这次去县开会回家没见着于小梅的影儿,更使李德林心中不安,所以这一腊月忙里偷闲时李德林不由自主地就想那新房子和于小梅的事,还好一忙起来又忘个屁的了。

在老陈的催促下李德林点头说回家,老陈叫司机小黄把乡里唯一一辆破吉普车开来,又帮李德林装车。别看乡是穷乡,但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断不了有人给头头送些东西,李德林还不赖呢,尽量不收礼,但牛羊肉蘑菇核桃还有烟酒都有一些,这都是明睁眼露的事,也没必要羞羞答答。李德林让老陈和小黄往车上装,又客客气气问你们用不,那二位说我们都有家里啥都不缺。装好了车都要开了,李德林跟老陈说:“我还是担心计划生育那事,那事家家是工厂人人是车间的,没人发动积极性都挺高的,过年一喝酒弄不好就麻烦了。”

老陈说:“这事防不胜防,咱也不能在旁边盯着,好在不是十天半月就生,回头

有了再往下鼓捣呗。”

李德林叹口气说：“妈的，一个翻番，一个人口，弄得咱一年到头跟坐火炉子上过日子一样。”

老陈说：“过年了你就好好放松一下吧，别再想这些事了，想也那么鸡巴回事，不如不想。”

李德林说：“有时它自己就冒出来，非得让你想不可。”

小黄说：“把酒喝足了就不想了。”

老陈说：“这是个法儿。”

李德林说：“回去试试吧。”

车就开了。七家乡离县城一百多里地，都是山道挺不好走，这乡从地名看便可知当初肯定没几户人家，要不然也不能叫七家。现在虽然比七家人家多多了，但论乡镇企业论人均收入在全县还是个末拉子。本来这二年有点起色了，但夏天发了一场大水把人给冲苦了。虽然李德林在县里硬着头皮也说了什么任务不减指标不变时间不延该翻番准翻番，但他心里明白，九五年折腾一年能恢复到发水前的水平，就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可这些话还不能说，说了人家县领导肯定不高兴，自己想往县里调也会受影响，所以只能瘦驴拉硬屎赖汉子拽硬弓强撑着，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估计这么大个县不会就一个李德林这么干，山再高总有过去的路，河再深急了眼也能扑腾过去。

李德林心事重重坐在车里，隔一会抽根烟隔一会抽根烟还给小黄点着让他抽。小黄开车好几年了，对李德林家里的那点事全清楚。小黄说乡长您想啥呢，大腊月的咋不大高兴呢。李德林苦笑道小黄啊你想想我心里哪有高兴的事呀。小黄说您是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其实咱们七家乡在您领导下这二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您只要往开处一想就全想开了，其实您最主要的是要……他说着说着把话又咽回去了。李德林明白小黄说的是啥，小黄说的就是要养个小孩。李德林心想这小黄呀，说那么两句话哪来那些口头语“其实”个啥呀！还有什么天翻地覆，如今连司机都学会说奉承话了，这事最好别往下发展，回头开车净琢磨词儿，再琢磨到沟里去，真来个天翻地覆，那可就奉承大发劲了。

李德林在乡下这么多年了，说话根本无忌讳啥，就说：“小黄，乡长我不是跟你吹，这回打结婚我就没在家待，儿子都耽误半年了，住下一过年就行了。”

小黄见乡长这么跟自己说，很高兴：“那当然了，要不然咋是领导呢，干啥就得像啥，咱乡上下要都像您一样，还愁翻不了番，翻十个跟斗都宽绰绰的。”

李德林听得心里怪别扭的，暗说你是说生孩子翻番还是经济翻番呢？看来要想溜须拍马还得好好学习，弄不好就叫人心里膈应。李德林忙换了个话题，说过年咋过，和小黄又聊了一阵。后来路上的车和人多起来，有几个集市把路堵得水泄不通的，小黄顾不上说话了。李德林看着满地的过年物品和一张张咧着大嘴笑的脸，

他的心情慢慢又好起来,毕竟这几年忙的就是为了老百姓都富裕起来,甭说产生了什么感情啊什么爱心呀,那都是时髦的词儿,说归齐就是看原先穷得叮当响的村民们变得富裕些了,心里就痛快。这里有啥缘由呢,李德林自己明白,自己从小也是在山沟子穷窝子长大的,小时候能喝碗糰粥就美得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出来。可惜爹娘死得早,要是活到现在,看着你们儿子当乡长,吃肉比当初吃红薯还方便,你们该多扬眉吐气呀!李德林想着想着眼窝子有点发潮,他呼啦冒出个念头:来年清明我弄它半片子猪肉埋爹娘坟里去让他们慢慢享受;忽然又一想不能埋还得烧,烧了故去的人才能得着吃着,可就怕烧不透烧不没,还是纸扎的啥东西燎了吧。后来他就想这事先放放吧,回家弄出个儿子来最要紧,那么着就可以把于小梅给拴住了。说来可气,于小梅他们那一大家人本来并不很同意这门婚事,总觉得他们都是城里人,找我这么一个乡镇干部给他们减了色似的,幸亏那阵子小梅可能是离了婚没房子又不愿意回娘家去住或者还有旁的什么原因,没大挑这挑那就应了下来,但现在看来这婚姻的基础还是不牢,非得有个孩子之后才好。

吉普车跑了小半天,终于进了县城。李德林扭头瞅瞅,群山绵绵云蒸雾绕,他真想说一声老天爷啊,你当初造这个圆球时咋就弄出这些沟沟来呀,哪怕用腚一屁股都坐平呢,也少了那么多在深山老峪里的百姓。这可倒好,七家乡离着县城一百多里,这县还有个三家乡离着二百多里地,看来过去封建社会也太可恶了,硬把那几户人家逼得跑那老远去生存,这给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多大困难呀。往下没容李德林再想,车已经停在家门口。还真不赖,这回于小梅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挺欢喜地迎出来帮着搬这抱那,完事小黄说快过年了我也得回家了,硬是连口水也没喝就往回奔。李德林进屋瞅瞅于小梅,于小梅粉头花脸地找茶倒水,一弯腰小屁股鼓鼓的,李德林隔着窗子看院门是插上了,伸手就抓于小梅,于小梅早有准备把杯放到一边,问:“还是晚上吧!”

李德林说:“晚上再说晚上的。”就拉她进里屋。于小梅说:“等会儿,让我再看你两眼再干。”李德林笑道:“咋啦?怕弄错啦?”于小梅说:“嗯,现在都打假,回头来的是假老爷们我不就窝囊了。”李德林摸摸胡楂子,指着墙上的照片:“对着看清楚啊,可能瘦点了,这阵子太累。”于小梅进了里屋,说:“太累还忙着干这事?”李德林忙说:“脑子累,这不累,这累就麻烦了。”过了一会儿把事办完了,于小梅说:“看来还没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德林笑道:“你咋样?也一直闲着吧。”于小梅给了李德林一拳,说:“你快成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了,见面就是这点事,怪不得我爸瞧不上你。”

于小梅说完了也就觉出来这话说得有点不合适,但也没办法了。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有个男的喊:“小梅,大白天插门干啥?走啊,刘厂长让你赶紧去呢!”

于小梅整整头发,对李德林说:“昨天一宿没睡觉,真没办法,厂里的事太多,你先歇会儿,我一会儿回来做饭。”穿上大衣她就走了,剩下李德林一个人躺在沙发

上，心里这个来气哟，先骂一声于小梅他爸，这个老家伙，他还敢小瞧我！你不就是过去当过几天工商局长吗，也早退个鸡巴的了，还神气个蛋！咱们走着瞧，我要不叫你用夜壶盖上那只眼高看我一下子，我就不姓李！

李德林忽然想起刚才门外喊的啥刘厂长，他噌地站起来里屋外屋仔仔细细看了两遍，连土簸箕都看了，果然发现了几个烟头，再想找出点别的来却没找出来。他提着一个烟头看了看，是红塔山的，档次不低，也不像是扔了许多日子的。再把其他的烟头都捡起来看看，都是红塔山，看来是一个人抽的没错。李德林心想这可就就有问题了，于小梅是不抽烟的，肯定是一个男的来这儿抽的，这可是啥来着……对！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在外面带着老百姓苦干实干，你们在家也真打实凿地干啦？操他妈的……还不错，过了一会儿李德林又冷静下来，暗暗跟自己说别急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万一于是于小梅他爸或他哥来抽的，咱又能说啥？还是继续往下观察吧。不过，看来当务之急的事是啥这回是彻底弄清了，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调回来，要不然费劲巴力地盖了房子给不忠于自己的娘们儿和她情人啥的使用，自己不成傻小子了嘛！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李德林走在县城街道上，不知怎么就想起鲁迅有一篇小说开头有这么一句话。他想这话真是不假，别看有元旦新年，那不叫年，那就是比星期天多歇一天事，在乡下呢，老百姓根本就不过。乡下老百姓一年就过三个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按老百姓的话说是五月五八月十五和过年，前两节都是在忙活的时候过，也就是吃顿像样的饭，就是这大年在闲时候过，可以不分黑白地尽情吃喝玩乐。李德林虽然在县城里工作过多年，但这两年毕竟是在七家乡的时间长，七家乡政府所在地就一条街，土啦咣叽的，车一过卷得对面看不清人，往各岔沟里一走空气是好了，但也见不到多少人。要那么说计划生育就不难了，不是，是说现在在地里根本看不见几个做庄稼活的，你也弄不清人家什么时候该耨的耨了该锄的锄了，还有就是年轻人往外去打工的多，到村里开会也净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县城这街上可好，到这个时候都是提兜子拎包买东西的人啦，而且年轻人都穿着贼时髦的衣服，美不滋滋地逛。今年腊月一个雪花也没掉，天蓝蓝的像块水冲后的大玻璃，白亮亮的日头在上面一悬，就耀得街上像通天大道一般，叫你心里啥烦事都没了似的那么舒服痛快。李德林深深吸了口气，冷不丝地一直钻到小肚子里，他自言自语道：

“唉，还是县城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呀……”

这话一出他心里就更痒痒了，他急急忙忙就奔县委去了，进县委大院就直奔组织部。组织部在新楼二楼，一楼是县委办公室，李德林就是从办公室走的，所以到这就跟回娘家一样熟。不过今天这楼内腥乎乎的跟鱼市的气味差不多了，看来是刚分了带鱼，而且这带鱼不怎么新鲜。办公室的秘书小丁正在楼道里捆鱼呢，小丁